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

2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

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

2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本册收入第一至第二部分文章 169 篇

皎平渡旧话

严再洪

民国二十四年农历四月初，我帮助红军划船过皎平渡，至今已有40多年了。那时，我在渡口云南一侧的金家马店帮工——早晚打扫马店，白天划船，所以遇上了帮助红军渡金沙江的好事。

红军过完金沙江后，江上无船，交通断绝，马店不需雇人，我生活成了问题，才绕路来到四川这边的芭蕉种地，12年后，又从芭蕉迁到富乐，仍然种地，直到如今。前年，我近70岁，为了了却夙愿，我专程回到离别了42年的皎平渡去看了看。在那里，会见了周启龙、李文芳、陈月清、杨朝兴、张朝满等几位当年一同划红军过皎平渡的老朋友，虽说我们都已是老人了，可一说起旧话，大家却还像青年人一样兴奋。据他们讲，我们一同划船的，还有周德安、李明禄在世，其余的20多人都早已离开人间，可惜没见到现时的光景。不过，我觉得他们的在天之灵，也在叙旧，也像我们一样兴奋。

皎平渡两岸，曾是很热闹的地方。因为那里的江水相对说来较为平缓，且在洪水季节，当沿江致十里上下都已封江停渡时，那里却还照常摆渡，所以在川滇之间未通汽车、火车之前，就成了两省交往的要道之一。

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无论在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前还是以后，皎平渡的两岸都各有各的名称。渡口的云南一侧，当时属土司金利尧掌管，

原本的地名叫拉嘎，因那里办过炼铜厂，又叫拉嘎厂，拉嘎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语音，什么意思不清楚，只因金土司住在离渡口约20里以外的皎平村，从云南到四川的客商一律要在皎平村交过税，付了船钱才能过江，拉嘎渡才被叫成皎平渡的。甚至有很多人把渡口叫作船房，似乎代表渡口的是皎平村，而渡口本身仅是管船的房屋而已。

皎平这地名，也几经变化才成了如今这两个字。我在金家马店帮工时，听附近的老年人讲，皎平村原来的名称已搞不清楚，退转去200多年（到现在大概就是300年左右了），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闹事，被清政府派兵剿平，才给那里起了个地名叫“剿平”，也有把它写成“绞平”或“搅平”的，这对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是一种侮辱，所以后来人们把它写成皎平，或因避讳“剿平”而另叫大村。

渡口的四川一侧，历来叫中武山，那时，中武山这名称比较平、拉嘎都叫得响。

皎平渡举世闻名，大概是解放以后的事了。至于有人叫它绞车渡，显然是把皎平渡和皎平渡上游数十里外的鲁车渡叫混了。

我至今还清楚记得，红军来渡口之前，金土司的四兄弟金利海，妄图堵住红军不让过江，除把江上的船全部划到渡口上头的大转塘藏起来以外，还强迫他的佃户80多人当团丁，在沙滩上天天操练，有的佃户因操练不合要求，连屁股也给打烂了。可红军先头来到江边的人并不多，谁想那七八十个团丁刚听到点风声，就连毡子、羊皮都顾不上，一窝蜂似的跑了个干干净净。

再说红军来到渡口的那天晚上，天刚黑，突然来了七八个穿长条^①的人，一来就把金家马店的杨店长和另一家客店的店长张朝连箍起^②，当他们自报是红军，要杨店长和张店长把过江船交出来时，还悄悄上

① 长条：即长袍、长衫。

② 箍起：控制起来的意思。

附^①我：“喊不得店长了，喊我大哥。”他怕红军晓得他是店长要吃亏。

那时，渡口两岸共有五只船，云南那边三只：一只渡客，一只渡马，另一只是小渔船；四川这边两只：一只渡客，一只渡马，五只船不够红军用——实际用的四只，小渔船很少渡人——他们把带来的很多木板，像铺楼面那样排开，又把带来的很多小布一撕两破当绳子，将木板扎成筏子，准备搭成浮桥过人马。但是，表面平缓的江水却流得很猛，筏子一再被冲走，浮桥搭不成。后来，红军去鲁车渡放了两只船下来，就不再搭浮桥了。

渡客的船载 20 人，渡马的船载 30 人，有人专门维持秩序，多一个人上船也不准。红军来到江边，有的就躺在江边的石缝缝里，样子都很疲乏，可是，一过了江，又都有了精神，他们下了船，并不休息，扯伸脚又走了。

我们 36 个划船的，分成两班，人歇船不歇，划了七天七夜才把红军渡完。当然有些迟来参加的船工并未划够七天七夜。

晚上划船，全靠两岸烧起的火堆照明，烧的是红军带来搭浮桥的木板。我们对着亮堂堂的火堆划，从不出错。各只船头，还点了个火筒，既照着红军上船下船，又标明了本船的位置，以避免同别的船相撞。火筒是竹子做的，有两三尺长、两寸粗，当地没有这么粗的竹子，红军是早准备好带来的；筒子里装油，放一根比拇指还粗的灯芯，大罐大罐的清油也是早准备好了带来的。

红军初来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些怕他们。经过红军官长每天给我们讲话，说红军是来打富救贫的，将来还要分地给我们种，加上他们说话和气，对我们划船的照顾周到，未过多久，我也不再害怕了。红军对待我们船工确实很好，每天大米干饭随我们吃，还见天杀条大肥猪在马店摇起，专门犒劳我们划船的。这在当时，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。那时，船

① 上附：求情、说好话的意思。

工大多抽鸦片，红军也真想得到，还每天给我们划船的发鸦片烟。而且每天给我们发工钱。所以我们划船的26个人，几乎个个都越划越有劲。

别看我们划船的天天吃油大，红军在渡口两岸却是连稀饭也喝不上一口的。因为在江边等吃饭的人多了会堵塞渡口，而且经常煮饭，柴烟会引来中央军飞机的轰炸。于是当地人就做些吃的东西卖给红军。我老伴做凉粉卖。红军买凉粉不讲价，也顾不上要佐料，给了钱，拿起一块不需切细的凉粉边走边吃，忙着排队上船。一块不大的凉粉，一般都给五角钱。我老伴只几天工夫就卖得80多元。红军给的大都是红军票^①，红军过完江时，红军官长叫大家把红军票拿出来换现金票^②，还告诉大家：“我们走了，你们拿着红军票就使不得了，都拿出来调换，免得受损失。”那时我们划船的都说：“这样顾百姓的队伍，哪里去找！”

红军过完江后，船都划过四川这边，红军从岸上的洞里丢手榴弹下来炸船，让船板全部顺水淌走。那小渔船把我们云南那边来的船工送回去后，也炸烂顺水淌走了。

四川这边的江岸上，有一排山洞，那最长的穿洞^③是在红军过江前20年左右挖的。通安有个财主康宝华，中武山是他的地盘。这里是陡岩，从前江水一涨，江边不能通行，客商和驮马就很难从陡岩上通过。康宝华为了过往客商在涨水季节不另寻渡口，并多收船钱和客店住宿费，才请人挖了这个穿洞。穿洞两头的那些依山洞子，则多是些盖不起房子的穷人自己挖来住家或做点小本生意求生活的。那江边的山岩，含硝很重，看是很硬，只要浇上水，凝结山岩的硝融化了，挖起来却是不大费力的。

红军过江的第二天或第三天，穿洞便不准通行，原来穿洞里住进了一些红军官长，有的胡子已有几寸长了。我重回皎平渡时，才听说毛

① 红军票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。

② 现金票：当地流通的一种由云南省当局发行的纸币。

③ 穿洞：即隧道。

主席、周总理、朱总司令都在山洞里住过，那胡子最长的，原来就是周总理。我还发现，穿洞以下的有些洞子，当时并不见有，那肯定是红军走了以后才新挖的。

红军同我们分手时，一再关照我们要躲避，说中央军随后就到，谨防吃亏。还说，他们要不了多久就回来，那时再来酬谢我们。

红军一走，我就躲到法几块^①去了。

解放后，我分得了田地，生活逐渐好起来了，而今我是儿孙满堂，不缺吃穿，处处受尊敬。我给红军的帮助是那样小，红军给我的酬谢却是这样大，我实在感激不尽。（陶鸣宽 1978 年 5 月 11 日至 14 日记录，1978 年 5 月 25 日整理）

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《会理文史》第2辑，1986年，第5—10页。

^① 法几块：皎平渡去南一侧所负大山顶上的地名。

回忆红军过红果的情况^①

解荣海

我今年 70 岁，红军是民国二十四年旧历四月从吉兆卡那边来的，从解家湾一直住到红果，大村、者堡桥、范卓一带的农民家里都住有红军。因老百姓被国民党整怕了，开始怕红军，结果红军来了，对老百姓很亲热，红军宣传是打富济贫的，要打倒土豪劣绅，分田地，说话和气，不大声武气的吼人，就觉得红军可亲，……红军只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和一个大半天，针都不拿老百姓一根，第二天下午就走了。

我的哥哥解荣科，当时 25 岁，大我三四岁，当时红军宣传动员说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，是解放穷人的。我们又亲自见到红军好，所以我的哥哥就跟红军去了，可是直到现在都无音信。（根据本人口述录音记录整理）

1984 年 3 月 5 日

选自中共会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：《红军长征过会东》，
1992年2月，第54页。

^① 标题有改动，原标题为《解荣海回忆红军过红果的情况》。

回忆红军过新街的情况^①

陈绍云

我现在 57 岁，红军是属猪年旧历四月初来的，原来听到国民党宣传说，共军来了，老的小的见一个杀一个，我们一家人除父亲（陈德富）年老和一个领奶娃娃的二嫂甫清秀未走外，一家人都跑到高山老林里躲起。60 岁的父亲说：“我留在家，要砍要杀随他们的便”。上半天才议了会，下半年红军就从河对门来了，有个红军骑在马上（后据说是一位营长），父亲就去路上给他跪下，那个骑马的红军跳下马来把父亲拉起来，叫父亲把手伸给他看，那个红军对他说，用不着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是打富救贫的。于是父亲将红军的马牵起到我家，后面跟着来了一些红军住在我家，共住两夜一个白天。红军住下就对父亲说，不要怕，叫他去把一家人找回来。第二天父亲就上山把一家人找回来，父亲和二嫂用脚碓给红军舂米、筛米、煮饭并同红军一起吃饭。（根据本人口述录音记录整理）

1984 年 3 月 24 日

选自中共会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：《红军长征过会东》，
1992 年 2 月，第 55 页。

① 标题有改动，原标题为《陈绍云回忆红军过新街的情况》。

回忆目睹冬瓜坪战斗情况^①

邵文氏

红军从这里过那年，我仅19岁，现在是70岁，那年旧历四月初八，川军从铁厂下来住在我们冬瓜坪，初八早晨，我们起来看到很多穿灰衣服的（川军）跑到老百姓家里找吃的，捉鸡、拉羊来杀。川军还在煮饭，有的吃了，有的在吃，有的还未吃，红军从我们村背后小松林、大黄箐那边围过来，在我们村子里、文家大地、洼堂地打起来了，可能打了一顿饭时候，有的就喊投降了，我们不知哪些败了，只见穿灰衣服的把枪倒背起，穿黄衣服的把穿灰衣服的押起走。红军不要老百姓的东西，叫我们不要怕，红军走后，才听说是打富济贫的……（根据本人口述记录整理）

1984年3月28日

选自中共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：《红军长征过会东》，
1992年2月，第52页。

^① 标题有改动，原标题为《邵文氏回忆目睹冬瓜坪战斗情况》。

回忆红军住红果时的情况^①

蒋宗发

我今年 67 岁，民国二十四年旧历四月间，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，听说军长叫罗炳辉，军团部就驻在我们这里的大地主张子清（张区长）家四合大院。

红军喊我们老板，老板！你们去背大户家的粮，但我们不敢去背，怕红军走后吃亏。

当时国民党的部下杨司令官家的人，混了两个在红军里面，就偷了红军的一些钱，正在撬坑坑埋钱，等红军走后再去将钱取出来，殊不知正在埋钱时，就被红军发觉了，将二人拉来审问后，被红军砍了丢到村子后头的山洞里，红军走后，村子里的当事人叫我和我哥哥抬去山上挖两个坑埋的。（根据本人口述记录整理）

1984 年 3 月 7 日

选自中共会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：《红军长征过会东》，
1992年2月，第53页。

^① 标题有改动，原标题为《蒋宗发回忆红军往红果时的情况》。

回忆跟红军至雅安的情况^①

杨文亮^②

红军来那年，因当时同后爹闹了架，气愤出走，在紧风口的垭口上碰上红军，红军叫我跟他们去，我跟红军到黄坪，当晚住黄坪，吃完晚饭刚睡一会儿就听红军的长官说：“川军一部分人住在冬瓜坪。”叫起身，在大箐开会，分两路（一路从楼梯田，一路从石梁子）围攻冬瓜坪，接火约两顿饭时就把川军打垮了，俘获不少人枪。当晚折转黄坪去老旺山杨家公馆宿营。第二天清晨，队伍顺沟爬吉兆卡山梁子到红果，在红果休息一天，……接着由红果经坛罐窑（今宁南县七〇水库）到洼乌（今宁南县华弹乡）听说是准备攻巧家县……听说对岸有中央军，只隔江打冷枪，次日休息一天，第三天早晨吃过早饭走山上，遇到宁属靖边司令部的军队堵截，就打了一仗，把敌军击溃后，到披沙（今宁南县城）去建昌（今西昌）。

以后走一些坝子地方，日夜不停地走，白天还要隐蔽飞机，走到哪些地方，地名不知道，记不清了……

我是跟随红军到洼乌才编入连队二营六连一排三班。发给了枪，直到了芦山县，因班长牺牲了，把我补为班长，以后过泸定桥，到懋功县，在懋功休整，上级号召准备过草地，翻夹金山、过黄河、打日本。练习

① 标题有改动，原标题为《杨文亮回忆跟红军至雅安的情况》。

② 杨文亮，采访时67岁，系四川省会东县岩坝乡老岩坝村人。

对骑兵作战……不久，又通知不过草地了，队伍南下，打荥经县、清溪县，在打雅安县时，我患重病，被抬起走，退到一座大寺庙内，伤病员越来越多，每天只能吃点稀饭，天天都在埋死人，医治好了的，则分别送去隐蔽。不久川军杨森的队伍来了，把我们抓起来，三人编一组，押送去成都，我们这个组里有一个曾经在杨森的队伍里当过司务长的，同那些人东扯西，半路上各自走了，这时我也打主意，走到一个小山梁上，我跑在前拿起石头，对押送的人说，不放我走就同归于尽，几大步窜进树林里，他们也未追，以后我就从内江、自贡到遂府（今宜宾市）转昭通，回到巧家县，沿途替人挑担子，混生活。由巧家县蒙姑过金沙江，到干田坝姨爹家住了十天，老表去吉兆卡赶街，托老岩坝的人带信回家，说我回来了，请父母放心，后又到黄坪大舅子王甫万家住宿一夜才返家中直到现在。（根据本人口述记录整理）

1982年10月2日

选自中共会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：《红军长征过会东》，
1992年2月，第50—51页。

回忆红九军团渡江情况^①

赵顺友^②

我家先在鱼坝滩湾子里种田，当时在盐井办盐田。

红军是从云南会泽来的，红军未来前，盐厂官房（课税）就封了船（把运盐和运卤水的船统统集中扣在盐井上），在渡口只有一只小烂船，也是摆渡的，红军来到江边，先找着那只船渡过江来，又把沉船打捞起来，撕了被盖补漏洞，才有两只小烂船渡江，每船一次渡四人，先过八人，过江的红军立即赶去盐井，把扣封的船放下来，当晚就开横渡，从南岸到北岸，整整三天三夜，红军过江后，兵分三路。一路经黄坪向铁厂沟走了；一路过盐井到新田（现在的新田乡政府所在地）去了；一路乘船下干盐井去了。

红军到树节沟口越来越多，江边有人指挥，船一靠岸就有人上船，先来的大约在吃早饭前后。红军喊：“你们不要惊慌，跑出去的都回来，我们是共产党，打富济贫的，你们干人跑什么！”红军的口音我们听不懂，经树节的人帮喊，我们才从山坡上回来一些人，红军问：“哪些会划船？”当时我正30多岁，被一些同伴推搡，才回答：“我会划。”就叫去划船，船从盐井放下来，划船的人越来越多，红军陆续过江来，在鱼坝滩的湾子里煮饭吃，当时乱哄哄的，也没有开会，也无人召集演讲。

^① 标题有改动，原标题为《赵顺友回忆红九军团渡江情况》。

^② 赵顺友，采访时72岁，四川省会东县新田乡鱼坝滩村人。

过江的红军最后一批，要走铁厂沟，要我带路，我带到水头上，又另找施国民带路，后听施回来说，走到冬瓜坪，遇上川军就接了火，……击溃了来堵截的川军。

我回来后，又划十船送另一批红军到干盐井，就回来了。红军过江时很急忙，人坐船，骡马是赶下水浮游过江的。红军刚过完，中央军就赶拢了。（根据本人口述录音记录整理）

1982年9月29日

选自中共会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：《红军长征过会东》，
1992年2月，第48—49页。